



屏溪先生集三十終

傳遺事 行家狀 行狀

共三十

~ 16  
2419  
30



和  
2419  
30-30

屏溪先生集卷之五十九目錄  
行狀



景默李公 著聖 行狀

南塘韓公 元震 行狀

堂姪嘉善大夫禮曹參判兼同知 經筵義禁

府事尹君 心衡 行狀

諮議 贈持平白石柳公 楫 行狀

孺人朴氏行狀



屏溪先生集卷之五十九

行狀

景默李公 著聖 行狀

公諱著聖字季通號景默系出 璿源我 中宗大  
 王第五子德陽君岐之六代孫高祖龜川君諡忠肅  
 公諱晬曾祖蓬山君諱炯信祖司果諱塾考執義諱  
 箕洪學者稱直齋先生妣潘南朴氏司諫號治川紹  
 五代孫通德郎世墳之女公以 崇禎後庚申正月  
 初七日丁酉生于加平之泉谷即先生中歲考槃之  
 地也公孝友天性自幼釋已知愛親敬長之節七八

歲朴淑人有疾欲嘗鯽魚時凍寒公剖堅冰得二鯽進之其誠孝如此聞者異之及入學不待督課自能劬書文理日將讀書至古人學問節義處必三復而興感焉其志之所存已可知先生每嘉賞之己巳禍作先生謫北塞公年纔十歲伯仲諸兄往來謫中公獨奉朴淑人左右周旋時以爲慰無異老成親戚見者莫不嘖嘖稱之庚辰往拜寒水權先生於黃江授小學心經近思錄等書仍服事甚勤直翁晚年卜居于延豐之文山去黃江莽蒼公入而承詩禮之訓出而有傳習之效父兄師友之間相期與者重矣壬午

朴淑人沒哭泣饋奠盡誠盡禮戊子直翁又棄後學公隨伯氏縣監公守制于京第戚易兩備一如前喪制除公歎曰今雖得科名將誰爲榮遂廢舉業專用力於爲己之學經義疑難禮節更變輒就正於權先生而時從良菴李公講質論辨或以書往復焉後又歸依於文山之弊廬以爲收拾先公之緒業且僂江門之往來也所居構數楹屋爲書室而問名於丈巖鄭公澹鄭公以景默名其堂又書數行而識之蓋謂蔡九峯仲默以西山之子師晦翁夫子能成就其學以公之得父師之教而冀其追軌於九峯也丈巖公

斯文長老而其期待之意如彼辛丑權先生喪加麻三月三月之內不出入居外食素以盡心制曰以我師生情禮言之非不知三月之太促而師服不係月數多寡居服必心喪若如尋常期功之服其服而已則非服師之義也吾早衰多病自量筋力誠難久持心喪今依父母緇服三月略存三年之禮云癸卯冬致雲請削權先生官爵誣辱上及尤翁同門諸人疏纒其誣推公爲之首方禍色焰焰公不懾不撓毅然當之雖羣宵擁蔽疏終不得上而士論皆趨公自此公益知世道蔑貞抱經淡居將終老計而尤喜朱子

書以爲究竟法公嘗曰周鼎東遷孔子生宋室南渡朱子出今我尤菴先生又值丙子之後其時勢之不幸相類於前後尊攘復雪爲三聖賢一大義理世人徒知尤翁之學傳自孔子而不知一部春秋自孔子而至朱子自朱子而至尤翁也豈不可慨也吾先子甲申一疏實彰此義而吾師門追成二帝祠者皆莫非述尤翁之志必欲使春秋大義毋墜於地也吾其不拳拳奉持自爲家計耶是以公平日於尤翁則篤信不貳有死生以之之意戊辰春公示德二月二十三日卒於文山精舍享年六十九以是年五月十

三日卜葬于清州北飛鴻里甲坐之原翌年十月遷前配宋孺人墓合窆焉孺人考郡守茂錫允菴先生之曾孫先生特鍾愛教誨備至淑慧早成及歸公夫黨皆以女士稱及公之廢舉孺人喜曰謝絕科臼專意讀書豈非丈夫美事乎雖婦人之齋而受教於老先生脚下能知學問之爲重知見之高類非俗婦女也乙未年三十八而沒其德行之懿具載良菴所撰誌文公再娶漆原尹氏士人命咸之女有婦德撫愛前配出無異己產男長匡濟次普濟先公天宋氏出能濟應濟共濟女宋輝道妻尹氏出匡濟娶縣監鄭

纘輝女生三男一女長東漸女適孟鎮中普濟娶士人鄭構女生三男二女長東郁天女適魚用霖能濟娶士人閔璿女應濟娶士人閔厚洙女宋輝道一男東漸三女內外孫曾摠若干嗚呼公以宗賢巨室之冑器宇深厚早有公輔之望而學有淵源所成就既自茂實士友之推譽公者誠卓矣然而終不得一命而小施也豈在己者致之易而在人者難於自致耶公既無求於人則人固不足責而有德天必命之天亦今不可必耶在公獨善分上固無所損惟知公者所共沈歎也最是公癸卯一疏能使凶徒破膽士類

增氣蓋亦有自來矣忠肅當昏朝戮倫之日抗疏斥  
言遠謫瘴海直翁值屠維慘禍之時爲師辨疏逐謫  
極北皆惟義是重而視刀鋸猶茶飯也公之盡分於  
師生必欲所在致死者真可謂忠肅趾美之孫直齋  
克肖之子豈不休哉念昔我先君子與直齋同編士  
禍余又忝爲公同門友其相知而相與者自謂不淺  
淺矣今匡濟以公事行屬余狀之不敢以拙蕪辭匡  
濟更起而言曰先人嘗謂不肖等曰聲聞過情君子  
恥之在他人稱譽過情猶不可况於其父兄文字稱  
述太過優作別人者乎世或有之甚非敬父兄之道

汝等戒勿爲此又曰吾死後勿請挽詞蓋慮詩辭之  
浮夸或有過實之語也不肖等不敢隨俗請挽而於  
言行之錄亦兢兢而無小溢仰體先人自謙之意用  
以俟君子之裁擇也余不覺惕然於心曰有是哉先  
府君之言也遂謹撰次行錄而質以平日所嘗知者  
爲之狀時 崇禎甲申後再甲戌二月日坡平尹鳳  
九謹狀

南塘韓公元震行狀

近故南塘先生韓公諱元震字德昭我東之韓皆箕  
子之裔諱蘭以高麗太尉始見譜書自是族大而昌

麗末有脩號柳巷官太學士至我朝有尚敬開國功臣領議政繼禧佐理功臣官贊成以學問名世胤昌官參判當己卯乙巳士禍與善類同其進退清節公丁卯以白衣扈從江都朝廷將授六品職辭不受丙子亂後廢舉自靖縣監公見己巳兇黨用事盡室歸結城之南塘仍居焉勤修公以文行見稱士友朴氏有婦道教子女以義方 崇禎後壬戌九月十三日公生於漢師之於義洞寓舍方娠有夢龍嘉徵及公生眉眼骨相大異凡兒八歲始入學口讀甚鈍過數年文理大進應口領悟一覽輒誦縣監公欲禁其閒

遊夏教百餘行即使背誦不錯一字又抽諸書中少兒難解者以試之無不通曉縣監公大奇之曰昌吾門者此兒也公十八欲治經應舉先讀大學病世之治經者不識文義細究經旨仍翻然自喜曰學問窮格之工不過在是即廢學究業優脫然以聖賢之學自期公之志學實始於此公才知超詣識解明透淡究易詩書四子書至如太極圖說通書啓蒙經世律呂諸文字無所礙滯義理源頭已見大意又以爲異端邪說必先覩得其爲害之本領然後可以辭而闢之又謂天文地理兵家筮數儒者亦不可不知汎濫



諸家盡得綱領年二十一聞寒水權先生得華陽嫡傳講道黃江之上往從而學焉先生叩其所存知己爲大儒也贈詩以歸之曰妙歲高才學孔朱說經精博似君無蓋喜吾黨有人也翌年歷拜金農巖先生於三洲半日論學農巖曰君聰明不患不足但發得太早在耳因親意或黽勉赴舉丁亥發解優等考官金公鎮圭稱之曰此非知道者不能公以所居結城去師門遠又愛鎮川礮灘溪山之勝癸巳奉二老人移居于清州瘦川蓋爲經理礮灘也翌年秋遭外艱戚易備至乙未撤還南塘舊居丁酉 肅廟幸溫泉

使道臣薦學行士公在薦中秋 除寧陵參奉明年以親病遞辛丑繡衣趙文命以邃學通才薦公于朝今 上陞儲位公首 除翊衛司副率九月入京是日承師門訃朝夕設位哭加麻服一朞如先師之服尤菴先生卽奔哭黃江冬十一月始入侍誠正閣參講 書筵 東宮因講官言聞公經學高明屢賜顧問未幾黨禍作時事大變泰耆爲言宮僚不可苟充實指公而言也公卽棄官歸壬寅正月聞兇黨締結宦婢禍機危迫 東宮將出閣辭位公不勝驚痛自以宮銜在身義不可退伏卽日馳赴妖婢逆宦

屏溪集卷之五十九  
皆已誅斃 東宮不至出閣公即還鄉癸卯冬賊晁  
之孫致雲憑藉臺職請削寒水先生官職語絕凶悖  
再啓 允許同門諸公有疏辨議公亦同參疏終沮  
格不上 上之元年乙巳進用士類 命復先生官  
爵公操文往告先生墓二月 孝章世子新冊封又  
除公副率辭遞冬領府事閔公鎮遠以公才學白于  
上請先試字牧即陞六品除宗簿寺主簿掌令成震  
齡以舉賢不能先疏斥銓曹 上特命各別調用又  
因閔公言公及四五諸賢同被 經筵官之選丙午  
閔公與講官黃梓迭請招徠再 降別諭召之連上

辭疏皆不許公以爲 上初即位收召在野之人是  
宜進身朝廷陳吾所學不用則退可也八月公進到  
城外 上聞之爲問所住處仍曰今將一見淡以爲  
喜承旨請牌招 上曰在野儒臣牌招未安自政院  
諭予欲見之意入來則予當引見矣及對 上禮遇  
隆重使之畢陳所學至問經邦之策 聖意極其傾  
嚮公披心瀝肝思殫素蘊每於講畢文義之外敷陳  
義理條目必自心性源頭歷敘道學傳授以及我東  
諸賢指陳歷代治亂之所由然而虜勢之強弱成敗  
無不盡言 上嘉歎曰今日多聞好言議予甚喜悅

又令入參 書筵仍移職司禦公亦幸一瞻 貳極  
卽肅謝供職是時討逆之議方張蓋嚴討逆然後可  
以伸 聖誣而辨忠逆公謂此今日大義理既附先  
格之義屢從本源上自效匡救之忱懲討一事終又  
不可不言前後亦溯本劇言之 上方欲彼此並用  
號爲蕩平正論無以售矣以公言亦係一偏頓無開  
納之意公已有歸志適季公爲養宰洪川公疏請將  
母以行 上許之特命給馬又 賜藥物因諭明春  
夏來見我冬別下 聖教促公還朝辭意迴出常例  
公亦未忍便訣春發入京陳疏乞歸 上下例批無

引見之 命公卽歸鄉山政院以聞 上命入直騎  
郎持駟追往使之偕來公自以世臣分義異於巖穴  
高蹈不敢直向前路日昏還到城外陳疏待罪翌日  
命卽入對公曰爲人臣者自知無補於世則退去宜  
矣人君旣知其臣之無用則許歸之俾守其志亦道  
理當然臣之無可取 殿下悉知之而猶不許退使  
君臣之義俱有所損臣實未解也且卽今懲討之論  
實撐天地柱日月之義也 殿下方疑廷臣之出於  
黨習臣之前後秉此義而言此事者比廷臣旣不爲  
淺 殿下視臣亦豈不以黨習哉臣出自田間以黨

屏溪集 卷之五十一  
習見疑於君父則亦安敢久留哉臣今告歸更無效忠之日且蒙 聖上虛襟酬酢又安敢不盡愚衷哉仍陳領議政鄭公濬領府事閔公鎮遠參判尹公鳳朝事鄭閔二公以大臣力主討逆之論尹公於變化初以承旨條陳寂初 處分宜皆明正 上皆疑其出於黨論或下未安之 教或示厭薄之意公謂此失於尊賢容直之道而必言之也又言四大臣忠逆之辨只在 建儲代理之是非 建儲代理若可以質鬼神俟百世而不疑不惑則沮戲者為逆而四大臣為忠若 建儲代理不能質鬼神俟百世而不疑

不惑則沮戲者為忠而四大臣為逆決無忠逆兩立之理彼沮戲者終不得正罪則 建儲代理之為光明正大不得已之舉者不得明於世矣 建儲代理之義不明四大臣安得以無罪哉 上皆不納明日投疏告歸不待 批而行承旨金致庵上疏請留曰某之去就實關世道污隆 上答以某之徑往自媿誠淺三月復下 別諭召之公時觀洪川陳疏辭六月又下 召俄而 上有大處分復用辛壬黨人前後討逆三司並下 旨斥罷季公亦坐罷公奉板輿同歸鄉廬始疏辭前日 召命極言處分之失 批

旨示未安意玉堂南一明劄詆之因請譴罰 上不從戊申亂賊麟佐等通摺紳不逞之徒三月先屠清州將西犯兩南賊勢又大至公自以義不可退坐迹不佞入朝遂赴湖西伯權懔陣中以權公諳練事務謂可與同事也及至權公大喜延接論禦賊之策無不稱善相與措置旋聞弼顯兵自湖南逃散安竹嶺南捷報次第至京外解嚴公亦歸焉公之始至湖西營巡撫使金公在魯畱鎮忠州辟公從事又抵書公要同事權公曰我非無從事啓請之意而不欲以幕客待之也彼既啓請則我不可捨公遂以從事狀聞

時光佐在廟堂沮之曰忠州既請閔應洙爲從事則不必更請錦營則渠先已來寓係是私客非朝家所知公雖位微事小而其於前後黨人所嫉害如此甲午之喪始葬燕岐庚戌秋公親卜一穴於所居之東遷而窆之壬子遭內艱合祔焉守制一如前喪前夏有 經筵召命時 上講孟子臣視君如仇讎章特舉 高皇帝欲黜享孟子事以孟子此言爲非是公聞甚憂歎疏辭前日 召命又引 高皇帝納錢塘之言旋有轉環之美者進戒之疏到政院玉堂金尚星等先劄訐訴至以 殿下將不免爲千古非聖之

屏溪集卷之五十九  
主等語恐動之 上未見原疏而威怒震疊先以誤播 筵說拿囚翰注朝廷莫不爲公危之大臣諸臣相繼疏救皆不納特 下教辭旨極嚴竟以不諱明太祖爲不識春秋義遂命削逸後鳳九因辭疏爲言公疏尊周之義言事之體兩行不悖元非有損於春秋之義其後 經筵講周易應教尹汲亦疏言處分公者過中仍請 召致公以資講易 上皆不省辛酉金相在魯 筵白之還收削逸之命癸亥又因贊善朴公弼周言 命取辛亥 嚴教並去之曾在己酉公已擬憲職至是冬始 除掌令丁卯陞執

義皆旋遞公會撰先師行狀摠論以理氣說爲主意而結之曰朱子歿吾道東矣其任傳道之責者惟栗谷尤菴兩先生爲最著云最著二字原於朱子行狀自有來歷而獨沙翁後孫一二人十數年後忽生疑怒始謂沙溪先生見拔於傳道之中羣罵衆嗔無復顧藉前日憾於公者遠近和附以至馳文詬辱陳章聲罪而極矣公每戒門人子弟無與之爭辨曰此其見識迷滯至有今日之紛紛正吾黨之可憂也庚午秋 上幸溫泉公進到洪州邑村爲近承候有筵臣言 下諭召之公病猝劇上疏辭公自辛酉有痞滯

屏溪集卷之五十九  
眩瞽之疾常沈痼是冬益旣旣明年二月偶感疾數日考終于暘谷之精舍卽是月八日也鳳九卽往哭之李公台重及在近門人知舊來會初終節文皆津禮以四月十八日葬于先考墓東麓壬坐亦公自卜也嗚呼世級降而學術蔑高明者尚於知而不知行之重也淳謹者篤於行而不知知之先也其自謂兼之者亦不過口講紙上之糟粕身飭度數之末文罕有聞具體用之學者惟公知先後輕重之辨明理事一致之道其體于身者可以措之時矣蓋公學於先正門路甚正其學以居敬窮理實踐修行爲務該精

粗具本末可謂有用之實學也需世之通儒也傳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儒者之文載道也觀於公遺文後之人庶幾知公之學之道有體有用非可誣也公常以爲學始於知性善而又必變化氣質知性善而變化氣質一循於性善然後學可言矣知性善窮理之事也變化氣質而循性善踐履之事也氣質則心之謂也心之爲病惟不察於私邪之萌則終至肆欲妄行而天理滅矣曾思之以慎獨二字示人用力之方者可謂明且切溫公平生所爲無不可對人言者誠則誠矣猶未若程子哲人知幾誠

之於思也爲學莫切於誠尤莫切於心之爲誠也又曰心法以直字爲主德行以溫恭爲本自易大傳直內動直與孟子以直養朱子惟直而已者蓋以萬善百行一言盡之曰直也直則無欺謾曾次洞然明白直則無回互言行坦然直截直則無撓屈所守確然不貳其直也事事皆天理不直也事事皆人慾孔孟以來所論天人之道皆言直字則傳授心法斷可知矣堯舜之允恭溫恭文王孔子之懿恭恭儉是其稱德之美而皆以恭爲言蓋恭則卑順虛受萬善歸不恭則高亢驕吝萬善廢此恭之所以爲德之基也皆

公經歷之言而志行之篤可見也又謂理氣心性學問宗旨吾儒與異端所由分也必於此明辨可以下手做爲以爲道器既分理氣不雜理自理氣自氣則理氣非一物而有先後也理在氣中混融無間不見其始之合其終之離則理氣爲非二物而無先後也須於無先後處見得有先後非二物中見得爲二物也惟不雜不離四字發明理氣情狀無餘蘊矣蓋其言萬物皆同之性者是不犯形氣單指其理而言也卽所謂專以不雜者而言也其言人與物不同而人與人同物與物同之性者是就氣中各指其氣之理



屏溪集卷之五十九  
而亦不雜乎其氣而言也各指故人與物不同不雜  
故人與人同物與物同而同爲可循之性也即所謂  
并包不雜不離者而言也其言人人不同物物不同  
之性者是以理與氣雜而言之也即所謂專以不離  
者而言也且人於萬物之中獨得其正通之氣故其  
心爲最靈而其性爲最貴夫虛靈知覺爲一身之主  
宰者心也萬善具足爲一心之準則者性也心者二  
五精英之氣其用至變而不可測形而下者也性者  
二五純粹之理其體至微而不可見形而上者也蓋  
心之爲物氣聚而體虛虛故不昧氣故不齊自其體

虛而不昧者言則湛一虛明自其氣聚而不齊者言  
則謂清濁粹駁也性在此氣而即其未發虛明而單  
指言則謂之大本之性兼指其氣稟不齊而言則謂  
之氣質之性此公論理氣心性之大略也公又嘗論  
許衡失身胡元以爲率天下而歸夷狄者衡也羅整  
菴諸賢至以衡生於元地以其民事其君無不可云  
則公又斥之以爲此全不識華夷之辨率萬世而歸  
夷狄者尊衡之言也是公尊尚尤翁黜衡之意而明  
春秋之大義者也時梅峯有崔徵厚誠仲巍巖有李  
東公舉尹焜晦甫烏山有玄尚璧彥明韓弘祚永叔

皆同學江門方懋爲己之學一時以湖學稱海寺山社相與從遊各以所自得或合席講義或簡牘討難惟李公公舉之見終不相合其往復論說名目多端其始崔公誠仲與公有所辨論皆歸一於公而李公繼以其所辨論者貽書公相難李公蓋主禽獸稟得盡五常之性公引朱子說以爲凡言性者皆因氣質而名之性是理墮在氣中以後之名則禽獸與人安能同其全乎李公又言人物均受五行之理今論氣之有偏全分數則可五者之中謂一有一無則不可凡一草一木莫非四德中物也况較靈於草木者寧

有不盡稟五者之理哉公又曰天命超形器而稱之五常因氣質而名之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非以其形之殊乃在於其性之殊知覺運動之所爲人與物雖同仁義禮智之所賦人與物不同何可以吾人至貴之性降同於禽獸之異類而與較其分數多寡欲以是爲人獸之別哉李公又言本然者一原也氣質者異體也以一原言則天命五常俱可超形器而人與物無偏全之殊是所謂本然之性也以異體言則天命五常俱可因氣質而不獨人與物有偏全聖與凡之間又是千階萬級也偏處性命俱偏全處性命

俱全是所謂氣質之性也公又曰太極無加無對者  
爲一原而理同也自一而分爲二五則是爲異體而  
理不同矣太極之理乘陰陽則爲健順之德乘五行  
則爲五常之德其曰超形氣而有二五則是健順具  
於無陰陽之地矣其言性也不亦懸空駕虛之甚乎  
蓋健順五常卽氣質而指本然者也卽氣質而言故  
有健順五常之殊而不得爲一原矣指本然而言故  
爲純粹至善之德而不失爲本然矣中庸曰率性之  
謂道此通人物而言也物既有此同人之性則又必  
循之而有同入之道然後方可謂率性也今謂有同

人之性而未見有同入之道則惡在其率性乎率性  
之道不同則其所率之性元自不同此已可見矣李  
公謂公不識心故不識性也以爲人得二五正通之  
氣靈貴於萬物卽明德本體實聖凡之所同得者也  
但其正通大分又不無清濁粹駁之異此則血氣之  
充於百體者所謂氣稟是也蓋以本然氣質對待論  
性而性理實明矣心亦必以是二者備言之心體之  
實庶無餘蘊虛靈不昧本然之心也氣稟所拘氣質  
之心也所謂大本之性就其本然之心單指氣質之  
性就其氣質之心兼指矣雖同一方寸而界分自在

屏溪集卷之五十一  
安可都無分別而只以兼指單指滾說一處乎公又  
答其書欲送而止之曰屢書而屢不合無益於辨論  
又以爲義理則不可不明之著辨說一通其書與辨  
略曰大學或問曰惟人之生得其正且通者而其性  
爲最貴故其方寸之間虛靈洞澈萬理咸備此所謂  
明德也其下卽言正通之不能無清濁美惡而又言  
清濁美惡爲智愚賢不肖之別其有智愚賢不肖之  
不同者實由於心之氣之有清濁美惡之分也是以  
朱子謂人之所以爲學者以吾之心不若聖人之心  
故也吾之心卽與聖人之心無異尚何學之爲哉清

濁粹駁之氣果只爲血氣百體而在於心外則血氣  
百體之在外者何能使人智愚賢不肖而朱子亦何  
不曰人之所以爲學以其血氣百體不若聖人云乎  
高明以本然氣質對待論心自謂發前人未發而所  
見之差實在於此性之以是二者對言者只以性與  
氣離合說而有是二名雖有二名無害於爲一體也  
高明所謂二心則以虛靈氣稟分作二心皆以氣言  
又力主界分部伍之不同必相對而言氣質居外而  
虛靈居內心上安心以心包心此果非二心乎二心  
所具之性又果非二性乎公前後論說不啻屢數千

屏溪集卷之五十九  
言皆傳習師論而非朱子之言即栗尤之旨也自是  
二公辨論行於世世之爲學者靡不言心性之辨而  
人見不同未有歸一之論公每曰論心論性至微至  
奧自古知者固尠矣只當俟後世之子雲堯夫公自  
信之篤蓋如此其以 經筵官承 召八對或草封  
事盛陳帝王爲治之道以爲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實  
體具於心其用著於事人皆有是心則道本在我其  
不能行者只以人欲間之故天理人欲互相消長迭  
爲勝負是以帝王之爲治必以學爲先克去其私以  
復天理然不能致知則無以辨天理人欲之分不能

力行則又無以真能克復也此致知力行所以爲克  
己復禮之大法也然不能持敬則思慮顛倒志氣昏  
惰無以致知而力行也此敬之一字又爲聖學終始  
之要也如欲爲治則不可不求諸道如欲求諸道則  
不可不反諸身而克己復禮也所謂人欲亦非難知  
只是反於天理者也不特好貨好色顯然罪過而已  
一念之間私邪之萌皆人欲也顯然罪過常人亦知  
爲戒至於隱微之間私邪之萌則君子或有忽之者  
必須淡戒於隱微私邪之失而克去之方可以表裏  
洞然馴致於篤恭而天下平之盛矣又言帝王之治

莫盛於三代人主圖治不可不以三代爲期但時君世主安於自棄不肯有其志矣其言以爲三代賢聖之君非後世人君學而可爲也又人才漸降王佐之臣今不可復得也又古今異宜三代之法後世不可行也爲此論者皆不知之甚也何者太甲一聽伊尹之訓已處仁遷義卒爲有商之令主此無他太甲能遜志勉學而然也然則資雖未聖學則可進矣天生一人自足了一世事命世之賢無世無之自古有有臣而無君者矣未有有君而無臣者矣愚不求賢求之豈不得乎欲復三代之治只師其心而已其迹

不必盡襲井田封建肉刑三者乃三代之正法而後世皆不可行則況其餘乎惟學可以作聖惟誠可以求賢惟師心可以復古治如欲治法三代則又不可以不素定其必以立志爲本也 上嘗問欲使海東生民能知尊周之義者何事爲大公特陳 孝廟志事之大尤翁協贊之謨以及 肅廟繼述之意以爲於昭在天之靈其有望於 殿下者豈有窮已越瞻中州早晚有可乘之勢舉義北征雖不可遽議虜之敗歸禍必及我 殿下宜安民固本治兵積糧以迎其自來而奮擊殲滅之上以雪百年之恥下以絕日

後之患則其視辱國喪師俯首乞憐於失勢亡魂之  
仇虜者豈不快哉東土含生得免被髮左衽之歸者  
皆 聖祖之義先正之力如欲明春秋之義惟宜尊  
尚先正之道也尊尚先正之道乃所以彰 聖祖之  
義也 聖祖之義人人得以知之則尊華攘夷討賊  
復讎之義豈不大明於八域哉春秋之義不但尊攘  
復雪而已誅亂臣討賊子以尊君父亦其大者也今  
欲尊攘復雪當先嚴討逆以雪 聖誣欲明此義於  
天下當先明之於國內宋高宗不能討邦昌之逆則  
其何能誅金虜而復二帝之讎也時朝廷方主討逆

之論 上拒不納公言及此其言辨邪正以破朋黨  
者沂言東西老少之所以分者本有邪正是非而東  
分爲南北北則幽廢 大妃南則不母 國母皆爲  
名教之罪人少則在甲戌忘 國母而護凶逆在辛  
壬背 聖考而讎國本亦無一得脫於名教罪人今  
宜作爲大誥明示好惡元惡則誅之黨與則貸死而  
其餘迷惑沈溺者許其自新收用其才則其必涵容  
聖澤革心從化偕之大道矣其言舉賢能以濟國事  
者以爲其要在重道學而明黜陟而已重道學則俗  
流詘文藝遜而德行之舉必先矣明黜陟則濫僞懲

責成重而爵祿之士必退矣如此則仍今之法用今  
之人而亦可以致賢而爲治矣其言恤民隱以固邦  
本者以爲保安民生宜擇守令名官之有才望者悉  
經外邑輪流入入則不但治洽一郡亦可憚壓鄰境  
矣愛民必先節用內自京師外達郡邑上自 宮禁  
下至胥徒無名浮費豈無可省吏員之不急者可捐  
也郡縣之凋殘者可併也養兵之費可損也賜與之  
濫可節也大者如此小可推知又承 下詢論戶結  
遊布口錢優否公以爲王者之政貴於簡易簡易然  
後可行及遠口錢之法一年之間生者非一死者亦

非一逐年增減其死生上下其收錢民不勝其騷擾  
吏緣以爲姦其弊滋甚不可行也遊布則我東庶民  
無一人無屬役所謂遊戶專在於儒生士爲四民之  
首而謂之閒遊使之出布則不但其役之偏重與軍  
布無異今之待士反下於古之工賈亦不可行也結  
布則貧富似乎均役田結稅役固已甚重而又加以  
結布則輸此歸官豈復有所餘可以自食者乎良田  
雖或不廢薄田必皆陳棄我國土地薄者過半棄其  
一半之田以閉生財之源則公私其可支保乎此則  
決不可行也惟戶布最優可行後世作法當倣古而



行之孟子言粟米之征布縷之征力役之征卽周禮之畝稅里布力役之征也唐之租庸調亦本於此此三者古之聖王並行而不悖者也我國田役則均矣身役不均戶役全闕今以人戶之數較之軍布之數戶不啻多矣上自公卿下至賤隸有戶者皆出布則役均而輕行之甚易公卿出布則儒生無所怨士夫出布則下民無所怨矣或謂公卿之戶不可出布此說甚鄙公卿之田亦皆應役公卿之身夙夜在公勞心勞力其役一也何獨戶役不可同乎卽今出布之民不得使之荷戈從軍故行伍之編皆歸於公私賤

之老孱無用今若行戶布而除軍布則良民之壯實者盡編於行伍公私賤則只應本役而已如此則民役大均而可以樂生矣其言修戎政以備不虞者以爲內則土賊有必發之形外則強寇有必至之勢南北無非可憂而以言緩急南緩而北急今虜運已窮其敗亾可立待矣若彼驅而東歸內守舊穴外據瀋陽其勢亦足以吞噬我國比之倭患其憂實急備豫之策亦不可不急而尤大可憂者虜先構釁倭復乘僂而域內土賊又從而撓之國將無所矣此事勢之或然而不可知者可不懼哉所謂備豫之策有二選

將才也嚴關防也其論二條皆參以時勢合乎事理無一言齟齬不中窾者此公論治法政謨之大略也公又嘗言聖賢出處之義以爲孔孟之轍環歷聘一出於至誠惻怛急於救世之意何嘗屑屑較計於道之必行與否耶惟天民者必其道可行然後出焉其必底意思已不免偏矣元非出處之中矣然其如此者亦其君臣之義未前定也若後世君臣之分素定者又不得如彼伊川考亭膺命講官其義可見也我朝先賢亦自寒暄一蠹以至兩宋先生無不膺命獨我先師未嘗一出者蓋固有義在而本不以不出爲

高也其必以堅卧山林不膺君命爲儒者定法則孔孟程朱俱不免爲胡亂就之矣豈其然哉以此觀之公之出處大略亦可知也公初娶昌寧成氏先公四十三年歿葬在公墓幾武下丑坐原也其考重光生一男後殷再娶驪興閔氏其考鎮華生二男後宗後賢側室男後溍天女幼後殷四女崔璞尹勉重鄭喜其婿也一幼公之爲文章渾厚滂沛頃刻數千言發之容易雖不屑屑於詞章體格而明白通暢紆餘淋漓真菽粟之文而最是往復辨論考據明正橫豎皆當人莫能爭辨亦可謂不可窮之辯也公所著有經

屏海集卷之五十九  
義記聞錄記平日所聞於先師而奉質者也有朱書  
同異考退溪集疏釋卽尤翁始之未卒而先師之所  
嘗命者也有儀禮補採取朱子說編輯而未及修潤  
成書有莊子辨解禪學通辨陽明集辨皆衛道關異  
之遺意也又有居觀錄韓氏婦訓書家禮疏義簽論  
家禮源流疑錄近思錄註說伊洛淵源錄心經附註  
劄記春秋別傳古事僂覽詩文集三十卷藏于家公  
自少規模氣象儼若老成無把捉矜持之容而起居  
行動自渾繩墨未嘗爲崖岸斬截之行矯激近名之  
事而受善之量容物之德自其姿性然也嘗於善惡

是非之辨絕不爲含糊鶻突之論曰包容之量固可  
大而淑慝之分不可不嚴也又曰有氣節而無學問  
者自古有之有學問而無氣節者是僞學也又曰人  
於財色不能超脫者終不得爲完人此皆公有諸己  
而言者也又晚年常謂諸門人曰以人物之性謂同  
具五常則此人獸無分之說也主張心善之言同於  
釋氏之本心則此儒釋無分之說也推尊許衡以爲  
聖門真儒則此華夷無分之說也此其平生定論也  
嗚呼以公宏才博識碩德雅望若昇之斯世豈無一  
分挽回之道而歷事三朝位不滿中士入對十四

日比朱子之四十日又不及其半顧何以展所學而其所陳若而言亦無一二見施賢者行道之難從古而然誠不能無憾也然天必窮厄其身專靜其業終使斯道不墜則雖謂之無所憾焉亦可也歟念余與公同受學於先師之門臭味同好志意相得義理之論大體無不符契而自余卜築溪上源源往復相與琢磨至白首無易溫公言吾與景仁姓不同兄弟余於公亦云公季弟參議公狀公事行授余曰世之知我兄者惟子而已願子識之也余媿非其人而亦不能終辭今後殷與諸門人屢以此申之茲謹書之如

右以俟立言者財擇噫參議公又已作千古人矣文雖成誰與商之益不勝俯仰而愴涕也 崇禎甲申

後再甲戌除月日友人坡平尹鳳九謹狀

堂姪嘉善大夫禮曹參判兼同知 經筵義禁

府事尹君 心衡 行狀

參判尹君心衡字景平號臨齋我尹自大師諱莘達始籍坡平著為東方大姓麗鮮以來累公累卿至君二十七世無一代白身書生可謂千年冠冕之家也進士府君文行名世光海初執耳大學削附仁弘者藉絕公車退居西郊不及見新化而早歿士類皆嗟

惜參判府君以 孝 顯朝名諫官每眷眷於士論  
消長之際言議嚴截 顯廟嘗稱尹某言直尤翁言  
公之進退與世污隆公之賢不待誦說而明矣直長  
府君屢舉不中沈靜自守不與世相干涉終於末僚  
府使公文學雅望爲儕友所推而竟沮一第低徊陰  
塗世莫不稱屈李夫人貞淑嘉柔孝事舅姑夫黨咸  
稱其婦德君胚胎前光以 肅宗大王二十四年戊  
寅七月十七日己丑生睂眼秀明肌膚若玉雪清滢  
真所謂鸞停鶴峙見者皆嘖嘖奇之聰穎絕倫學語  
便解字音志尚與凡俗兒異聞長老說南漢下城燕

中貢幣事君卽勃勃剪片紙書數行文授朝報軍卒  
曰此吾上疏汝往呈政院蓋謂不可臣服貢獻之意  
此五歲時事亦能慷慨於事虜之恥其知見之早成  
如此又能慕古賢哲風家有諸葛武侯小真每朝盥  
櫛整衣揭而拜之曰此忠義人我故敬之八歲能屬  
文往往有驚人語十二三盡誦經書子史復輪流諸  
書讀屢筮徧觀外書殆盡未弱冠文辭條暢已欲追  
古作者軌範時文亦各體俱長出遊場屋聲譽已藹  
蔚雖號老師宿儒值之瞠然呿舌辛丑春中司馬纔  
唱名旋魁 庭試例授成均館典籍歷兵曹佐郎卽

屏溪集卷之五十九  
遷司書正言今 上新陞儲位羣凶忌之輿結宦婢  
百計謀危事敗欲歸罪宦婢亟殺以滅口輿憤益激  
君同前參判李箕翊疏請覈表裏締構狀不報府使  
公與弟知事公見時事憂畏不欲住京華就余屏溪  
并鄰築居君隨之自喜曰巖壁潭瀑余樂也詩書暇  
日輒游泳於嶽色泉聲之中詩酒以遣興 上之元  
年乙巳世道稍新知事公首膺進用君旋入玉堂連  
除修撰校理銓曹郎官以至應教舍人憲府則持平  
執義諫院則獻納司諫而常帶三字銜或兼弼善輔  
德東南學漢學教授校書校理皆極選也自是連在

三司討逆大議靡不激昂其論鏡賊疏下則曰鏡賊  
之疏臣子所不忍聞疏下五人同聲合辭凶逆心腸  
初無首從之分今誅一賊鏡而尚有五賊鏡不可罪  
同律異宜並施極律其論壬寅按獄諸臣則曰奉  
命按獄何等重大而忍將已死之人誣成結案以爲  
憑藉屠戮之計况李萬俊既已直招則巧慘情節尤  
爲彰著其構虛成案之罪不可不嚴懲宜并邊竄逆  
臣致雲獨發權文純追奪之 啓毒正誣賢推及師  
門君以爲誣人惡逆自有其律况誣累朝禮遇之儒  
賢而罪豈止於削黜亟請島配向時水曹堂上因胡

皇喪諉以成服具多出曹儲各自分歸君以爲大義  
沈晦人心陷溺全無含冤忍痛之意有此蔑義饗利  
之舉卽請查罪同三司伏閣請討者輝光億恆五賊  
危逼 聖躬之罪倡館僚上劄請黜南九萬崔錫鼎  
尹趾完三人得罪 先朝而濫配 廟庭任徵夏疏  
論辛壬姦凶乘 景廟疾患締結宦婢構殺舊臣之  
狀趙顯命謂誣逼 先朝請禁章奏言 先王時事  
君以爲顯命眩亂 聖聰右袒羣壬陰售諱疾之計  
欲脫嫁禍之罪陳疏請竄君出入三司僅周歲強而  
言議之可見者如此以記注官參修 肅廟實錄承

命廉察嶺南時大饑民多流亾君宣 教安集董勅  
賑政採究民隱黜陟以公嶺下自壬辰以後素多糶  
穀下戶所授至七八石之多民病於秋糴君歸奏監  
兵統營穀亦依元會例折半留之且爲不虞之備也  
公私稱優在 講筵敷陳文義明白詳懇必歸宿義  
理嘗夜對應 製君所製等第一 上嘉之 御筆  
特賜貂帽并諸詞臣宣醞君拜受 賜爵隨盡至三  
上色喜曰固長於詩酒戶亦居第一聞者莫不豔稱  
丙午冬丁李夫人憂哭泣哀動傍人送終盡禮無遺  
憾丁未秋 上罪討逆諸臣復用辛壬人時事一翻

知事公罹奇禍謫西塞君自以乙巳人不欲滯迹城  
闈奉府使公傲西湖亭舍而居焉翌年知事公自西  
謫移配旌義君隨至海南聞麟臧陷清州營和在內  
諸途將西犯君急於覲京驚遲亟歸甫還亂已平及  
服闋連有三司舊除時朝廷雜進忠逆互用邪正  
是非貿換義理全淆謂之蕩平而世道又大乖矣君  
益無當世念浪迹郊垌辛亥遭外艱戚易俱盡一如  
前喪甲寅往依坡山之先隴知事公先已宥還在  
此君膝下侍歡一以事府使公者事之昕夕常講質  
於聖賢義理或討論文章或臧否古今以至風花雪

月觸景感興者莫不相與吟哢親愛之外志氣流通  
其合翕如也其和純如也以爲至樂也間除都監  
都廳東萊府使則君以爲旣不能從仕陞秩之地嫌  
不可出其除旌善襄陽則或言爲貧之仕義無不  
可君又以爲旣不能進身於三司只欲爲自己占優  
尤媿於心皆不赴甲子上臨筵教曰尹某本非山  
林之士而君臣幾於不識面渠亦豈不欲見予乎命  
傳此教使入筵席君承命感惕曰君上之恩  
諭至此賤臣雖絕意宦塗豈可不一覲乃出謝館職  
命時上有疾久不開筵本館以例請牌召之君



以職事就直非素志也遂不膺 召 上意以君不欲入對亟下 嚴教斥補鏡城通判君自己酉以來一不膺 命故禁推督過幾屢十次而丙辰亦嘗譴補寶城前後補邑皆若箇月即內 召君謂既有一日之責則亦宜盡其職誠以愛民明以御吏必以作興文教爲先南之民士至今稱之鏡則士人有千里從學者如潮州之趙德焉明年 上幸 長陵君所居距輦路不遠祇迎于道左 上駐蹕問知爲君也後數日 下教曰拜卓茂爲侯史稱之獎恬雅王政宜先擢 除君工曹參議先是廷臣有久勞於侍

從者大僚以爲言 上曰尹某是二十年應教他不足言蓋君登瀛選即陞東壁應教告身多至六十餘聖教以此也旋又 除承旨是日 上以儒疏激惱至設鞫君以爲吾雖不以朝士自處目見 聖上過舉職縻近密豈可無一言乃進 闕下草疏未及上以承旨不備有罷職之 命遂出郊居歷兵刑曹參議大司諫副提學其大諫也疏陳不可進之義仍言蕩平之害曰國家之惡朋黨政所以惡其私也然但有欲祛之心未得能祛之策則畢竟所成就要不過苟且嚮卷爲彌縫目前之計而舉朝靡靡已成私邪

屏溪集卷之五十九  
之界流波漫漫逐利賢遷爵祿爲孤注而躁競姦欺  
之無憚名節爲土芥而義理是非之無聞 列聖培  
養之士氣先賢振作之儒風掃地剗却而直道之陷  
敗言路之杜塞更無餘地雖使 聖上有過舉宰相  
有大罪無一人發口者而今日國事已無可言矣臣  
於此目擊心傷而淺短無能上無以出氣力而猷爲  
驚怯無勇中不能捨死生而盡言下此而改頭換面  
霑體塗足則亦有所不忍云其 除副學也三司復  
申討逆之義發光佐泰億追奪之 啓君曰吾以最  
初發啓之人方係館職義不可不言因辭疏以爲臣

於 殿下嗣服之初屢陳沐浴之請而日月寢久世  
道賢遷此義晦蝕殆爲時諱近幸大論旣發 天討  
始張而 殿下於光億兩 啓尚靳 允俞日前  
嚴教尤出輿望之外一縑士氣摧剝無餘從今以後  
更無振作之路臣雖癯廢肺腸面目猶是乙巳之舊  
徊徨憂歎懷不自己而其不可冒進之義則至今日  
益章章矣 上以去大臣姓只以光億書之大加  
嚴斥特命罷職曩在己未以坡山有水土崇君與知  
事公移高陽郡之盤溪己巳知事公復移龍湖君亦  
寓鷗湖之望北亭爲僂時時省候而且以平日最愛

東湖江山之意也壬申冬 上教曰光武豈不召嚴  
子陵乎今人皆爭一資半級予媿此等人特陞君嘉  
善資拜同知中樞府事蓋嘉君志趣恬雅無求於世  
欲以勵末俗之躁競也明年春 除禮曹參判同知  
經筵金吾提舉承文尚衣活人署至甲戌春感疾彌  
久竟以閏四月十二日卒壽五十七訃聞 上謂筵  
臣曰尹某年不滿六旬遽作故人予甚愴然例賻之  
外特命優恤哀榮之典可謂備矣京外士類皆曰清  
流亾矣莫不嗟惜焉家甚貧斂棺皆用賻襚而從薄  
不用朝服遵遺意也配昌原黃氏受貞夫人誥輔國

吏曹判書欽孫修撰奎河女有二男二女男長象厚  
次養厚女適觀察使趙暉士人李直永君孝友敦睦  
仁厚愷悌廉儉雅飭待人接物一於和淳而至於辭  
受進退亦極嚴正嘗侍親愉婉愛順不怠承意每謂  
祭祀只在誠敬不在饌需豐約祭之夕必親視具以  
至洗滌器用鋪設牀卓亦躬自檢看既祭則必終日  
怵惕嗑唏孺慕李夫人病思西瓜時方冬不得求進  
君終身未嘗食西瓜弟心憲十年奇疾或就醫遠寓  
至於數百里之外君以藥餌來往雖暑雨風雪必及  
時飲食起居寒暖節宣無不親看護夜則同被而寢

中夜呼之未嘗不輒應間寓山堂寺僧至今相傳稱云醫者勸艾灸病弟氣弱不能堪君曰吾當爲汝試之遂拈三四穴日與之同灸病弟感君悶愛之苦心卒忍痛受灸親戚雖遠必誠愛睦待人雖踈必盡衷曲莫不感服心醉事難疑皆就諮其有不合義者必相戒曰某知之將大責勉齋稱朱子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君不蔽不充而晏然不以爲意府使公在安岳郡時君受暇往覲歸當雪寒府使公爲君欲備一裘問其直吏對以數十金君曰數十金雖太守自爲猶難輕用况爲子弟乎力辭而止人之有饋無名者絕

不受雖有名少涉有爲者亦不受雖至微瑣之物未嘗開口求於人雖友切姻在銓則不以書往復干囑雖一家親厚語及田宅貨財輒垂首昏睡無與可否雖卿宰名官不愜意者來則強與酬酢而去後若將浼己雖畸客寒生能談山水說文章必終日夜疊疊不倦君退居久麤冠褰衣已作山野人揀羸驂短童時入城市每爲貴人前導所欺人或笑之君則恬然鄉居往還無馬則多騎牛諸子或以爲言君責之曰騎牛野人事汝輩恥之侈心之萌漸不可長吾家素貧世以文雅相傳若墜此風汝輩雖擢高第登臚仕

屏溪集卷之五十九  
不免敗壞舊業也若聞人爲善則如有所得必戒諸  
子曰某能如此汝輩何不學之君檢身措事清苦峻  
潔如斬釘截鐵未見君者或意其嚴厲冷峭及與之  
相接始知其溫粹樂易實有所存之厚云君以世祿  
之家本非隱遯者類豈肯忘情於斯世惟雅性恬淡  
於勢利榮祿不但泊如也終是見處高若不得其言  
不得其職而不去則恥之也自乙巳初已知言議之  
不可行國事之不可爲遂有斂退之意雖歷敷清顯  
進塗方闢未嘗一日樂於仕宦也及至時事刺謬所  
秉之義無地可誦則君不復出脚於世塗其義理之

明出處之正可謂乙巳後一人而已此知者知之不  
可與不知者道也君自兒少癖於書多讀博觀專就  
詞章馳騫已而瞿然自謂曰是皆謾我也自古未有  
不讀書儒賢讀書要以辨義理正身心若蹈襲前人  
文字以述作自好雖如韓柳蘇黃干我何事更將易  
詩書四書正訓以及關洛諸書潛心玩蹟殆欲無一  
理之遺恨也尤用力於朱子書以作晚暮家計而爲  
究竟法又以爲義理明晦實關賢邪進退人物是非  
亦係一代治亂此必史學明而後可以證古論今無  
所得難自左國資治至于歷代全史精通該舉鑿鑿

屏溪集卷之五十九  
不爽尤習於國朝故事嘗戒後進曰前代事雖不能盡記如我朝大事不可不知今居宰相位者大半矇然於國家典章如是而何以決大疑論朝議乎昔歲丁卯余與知事公共遊香嶽歷住心宰江西任所時君從焉一日上舞鶴臺君曾遊於此追記同遊人古詩全篇手寫以眎少輩事在二十九年而念誦他人二十韻無一字愆錯以是一覽古書平生不怠君可謂神聰余嘗謂君曰萬古淵源惟在心學常存此心者聖也操而存者學者也其操存之難易只係人欲之淺深君氣清而秀人欲分數比凡眾人減

得多少真所謂天姿近道而又是聰明男子也若以聖賢之學自任爲己分事扛夯做去其造詣何可量也君雖自謙其不早從事於皮膚之會筋骸之束以固其本顧其實地有媿於屋漏者蓋無多而至其動靜云爲之際人欲之私卒能拚天理之公者亦夥矣衰世之盛名於儒學者與君無其名而有其實者何如哉君之没士友之挽誄悼亾者多而惟知事公祭君之文曰余與君五十年父子師友也稟姿之清明愷悌行誼之孝友祥善可爲我伯氏賢孝兒而中半以後又見君識趣日益廣器業日益富呻吟翰墨小

屏溪集卷之五十九  
技不暇論而學識經術貫穿森列儼有因文悟道之  
樂兼且出入子史揚扈事蹟沛乎無碍聽之忘倦始  
余以一飯之先不得不抗顏於父師之座者理勢雖  
然而汜君之迅邁超乘奔逸絕塵又不得不以嚴朋  
畏友處君其曰畏友非直曰可畏和煦有可愛栗玉  
有可敬君嘗於公爲家庭間師生知己其一言之重  
可以徵信來後而第以余論之文章經術慕歐陽永  
叔講筵三昧類范太史急流勇退如錢若水而知幾  
而作實有受於夫子之易卒爲元祐完人者又今日  
之劉元城也何獨此也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者

非子夏之言歟君平日不以學問自處余則以爲君  
學問之用大矣世之觀於此者豈以言出於諸父而  
間之哉嗚呼憶君在牀喤喤之日余與府使公相對  
稱喜更抱互視其所親愛無異猶父猶子而晚又同  
棲礪壑則自詩律唱和經說質難以至憂時慨世之  
說莫不心肝洞照細大相與余嘗擬君以後死之責  
誰謂白首耄荒反作君文字之役耶最可悲者壬申  
春君來訪於溪上蓋厭東湖之猶近朝市更結築鄰  
之約而貧不亟成終歸幽明永訣之話痛矣復何言  
哉茲取象厚所爲狀者撮而書此以俟世之立言者

財擇焉時 崇禎甲申後再丙子抄秋日堂叔鳳九  
投涕書

諮議 贈持平白石柳公楫行狀

公諱楫字用汝柳氏貫文化高麗大丞車達其遠祖也自是歷十數世簪組不絕八我 朝檢漢城尹元顯最著曾祖諱陽輔 朝廷聞其潛德連 除寢郎監役時權姦用事遂不起終於家祖諱德新考諱泰亨少遊沙溪先生之門以才學有名南州昏朝時抗疏以明倫常後卒官刑曹佐郎妣趙氏 贈承旨惟精之女有淑女行以 萬曆乙酉五月初八日生公

于金堤之樹谷公自幼器度儼然異凡兒出遇羣兒鬪爭則必呵止之其有不止輒自引避不與焉自在髫髻已能知書讀誦不輟殆忘寢食長者或慮其勤瘁諭令止讀暫循其意還復矻矻蓋其素性然也七歲遭母夫人憂哭泣悲哀人不忍聞躬執饋奠無異成人鄉黨咸嗟異之時王母在堂人有賜以瓜果者輒獻之王母受而嘗之則喜而退丁酉倭賊充斥佐郎公挈家避兵關東公雖在傖荒瑣尾之中動止安詳躬乞供親辭氣懇惻聞者皆感激無所惜親廚賴而無闕亂已南還家中只有大學一部公讀不釋手



自是專心問學文藝日就少從石溪崔公命龍學崔公學於文元公金先生退而教授學徒甚衆而每稱公爲第一旣而謁文元先生受心經近思錄等書先生亟加獎許曰吾黨有人矣丙辰中生員時光海昏亂彝倫斃絕人士爭趨附邪議公獨守正不撓扶植士論善類多賴焉癸亥 仁祖改玉朝廷廣舉賢良之士沙溪先生薦公文學 除藝樹察訪以親命勉赴之殫心職務修舉廢隳驛路復蘇焉己而以久離親側棄歸丁卯虜亂沙溪以號召使倡義兩湖召致公幕下小大必諮之事定公遂無當世意築室山谷

種樹疏泉徜徉以自樂學子從遊者甚衆日夕講磨隨材授業蔚然有安定湖學之風焉庚午 除禁府都事丙子 除麒麟察訪丁丑 除王子師傅皆不就辛未沙溪先生易簣公服加麻三月心制終喪壬午丁佐郎公憂毀幾滅性己丑 仁廟賓天公赴臨卽歸李相國時白挽之曰羣賢方彙征公不可少畱耶公終不畱庚寅 孝廟以諮議召之時公已病矣歎曰屢辱 君命而病未趨造臣子之禮廢矣翌年辛卯十月十一日卒于家病革遺書托後事於季氏教官公悉召家衆各授訓戒之辭母夫人臨訣公命

屏溪集卷之五十九  
侍者扶起侍者請止公曰吾雖病猶省人事豈可伏枕而見親乎遂強起冠帶拜辭曰不肖子不能終養永辭庭闈九泉之下難可瞑目又謂門生曰今日之事余有不得其正者乎原始反終天理之固然全生全歸其有何憾但以老親爲念耳揮婦人出從容整暇無異平日恬然而逝嗚呼苟非素養之淡何能正終若是哉以其年十二月十七日葬于郡西葛公山卯坐之原從先兆也道臣馳聞上悼惜不已命給葬需門人侍病者七十餘人仍持服治喪更胥村氓亦多有葬前不肉者老峯閱相公鼎重時爲本道御

史還 啓曰故諮議柳楫以學行有重望於士林且居鄉勤於教誨作成者甚多及其死也其門人服喪從葬者百餘人人皆豔稱師弟之禮三代以後廢已久矣於今復見誠稀有之事請加褒贈 上嘉歎特贈司憲府持平翌年壬辰兩湖多士立祠於所居勝盤山下以俎豆之至今稱之曰白石先生德義之感人有如是夫公姿性篤厚孝友天得事親愛敬備至親瘠色憂心瘁衣不解帶居喪戚易兼備雖盛暑不脫衰絰每遇喪餘哀慟如袒括時事繼母克盡誠孝與諸弟愛而能教其子女率養于家恩義篤至操守

屏溪集卷之五十九  
端確尤嚴於在色之戒少時讀書郡庠鄰有少艾慕公風儀而欲蠱之終不能亂焉公從祖欲試公嘗夜遣女隸以動之公讀自若若不見也其不欺暗室如此及長依歸大賢沈灌日淡徃復講劇益知其所未知嘗論爲學之道曰聖賢之言布在方冊後學捨是何求哉須以身體之則自然習與性成矣又曰道體浩浩何處下手先立誠心便有把鼻處耳吾亦泛讀諸書蹉過半生悔無及矣又曰孝悌忠信之道具於書只在讀以求其理而法之而已此可見公用工之本末矣接人款厚與長者言言教子弟與少者言言

事父兄至於射獵耒耜之類莫不因其業而曉導之見人有過則又開牖善端使自遷改故人無賢愚貴賤無不感服愛慕至有相戒而不敢爲非義者或有問於公曰公未嘗有隱於人其類司馬公乎公曰吾何敢但吾守拙故差寡過少難言者耳嗚呼此其所以爲成已成物之本也歟爲文章渾厚雅健不失古作者規範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配礪山宋氏縣監由中之女溫順寡默甚有婦德睦族宜家動中規則後公八年而歿葬祔公墓左無子取弟教官公子伯榮爲後生四男二女男載乾載益載恆載和女適李

宇鳴李鼎昌載乾無子取載恆子文虎為後實主公  
祀二女適權佑吳命福載益四男二女男文鳳文博  
文郁文得女適尹晉采具敏行載恆四男三女男長  
文虎次文鯤文龜文鵬女適宋孝進李東夔吳  
載和一男文興內外曾玄摠若干人公從師問學飭  
躬善俗其遺風餘韻尚令曠世之後肅然起敬以不  
負師門有人之獎而抑惟我尤庵先生銘公墓石稱  
道不厭既曰不可及終之以何處得來噫苟其無實  
豈能得此於師友之間哉大君子一言之重足以不  
朽公於百代之遠顧何待後人之表揚姑撫其家乘

以備惇史之採錄

孺人朴氏行狀

孺人朴姓籍慶尚道密陽府新羅赫居世肇開王業  
其後子孫屢公屢卿歷麗代逮我 朝門族益大曰  
剛生副提學曰切問弘文正字曰仲孫贊成府院君  
曰楷參議曰光榮參判參判生郡守蘭郡守生判尹  
密川君崇元密川生密溪君耆賢高祖密興君諱安  
吉曾祖 贈密陵君諱孝恆祖進士諱壽昌考僉樞  
諱新命妣曰淑人江華崔氏孝子 贈正郎有華之  
女孺人胚胎光英以丁卯正月二十七日生年二十

歸于進士礪山宋公鉉器字叔瓚公忠烈公泉谷先生象賢四世孫諱喜吉第二舉也孺人未行夢衣紅人降曰宋鎮國爾所仰望可與同歸鎮國初名也孺人自幼事父母無忤色及歸事尊姑李夫人克致淡愛蓋僉樞公友愛甚嘗其弟病血指和藥李夫人婦德咸備奉偏姑誠孝篤至孺人在堂八門耳目濡染有得家庭者素而孝敬祥順亦天性然也姑歿孺人方邁厲殆絞衾之具躬自裁成俾校情文僉樞公喪一子窮獨無依孺人稟于公奉迎家中左右致養滌灑之供則曰非余烹調不適於口衣服之節則曰非

余裁縫不佞於體雖祈寒盛暑手指龜皴必親執勞不許人代曰父之在此以余故耳余不自盡非子職也凡左右父者曲加恩遇使之給使而無厭苦意又有饋遺父者輒厚醕而致謝意候問父者亦款接而俾歡娛朝夕在父所省察起居或有客來雞鳴至門外聽息以驗安否僉樞公年登耆艾省悟漸衰疴癢便尿或不自知孺人手自播滌爲之扶護常露禱北辰曰願神降監錫父遐壽使我粗酬劬勞之恩聞者爲之感涕親家諸墓散在各處父溪以樵牧爲憂孺人一意措拮扞四墳同葬一崗置守塚奴又求族人

子爲父後教養於家擇配而醮以奉祭祀僉樞公常  
嘆曰孝哉女也生無以爲報當於九地中圖之父疾  
旣篤以考終之匪其所奉還本第及喪日月之制已  
先手辦而棺槨衣衾之美靡有餘憾棺罅有漬漏孺  
人號哭于柩前曰父性淨潔平日未嘗以污穢示人  
今何爲哉哀慟不已漬漏卽止母喪已葬於左室至  
是合墳常曰我非男子子不能朝夕哭墓送老婢使  
日省三年不廢朔望必備殷奠薦之練祥忌日亦如  
之終身無替孺人事公惟順正非禮之儀不見於燕  
私公喜賓客戶屢日盈孺人盛酒食傾心款遇不以

踈賤而有間孺人亦自設饌春秋會宗黨婦女講睦  
嫺處妯娌娣姒之間皆得其歡心無方圓之歎教子  
姪有法度恩愛雖隆罔或掩其過莅臧獲接鄉鄰仁  
而有禮婢御有違命者或加箠楚而各當其罪莫之  
敢怨一日偷奴入藏中孺人招而誨之終身不言奴  
感激不忍欺喜施與嘗歲惡孺人設粥以食丐者全  
活者衆其後家僕往嶺南有老者迎謂曰若非朴夫  
人家僕耶頃年轉徙賴夫人糜粥得免墳壑爲我謝  
夫人急人之難如恐不及周恤飢寒無吝傾藏尤致  
意於喪葬祭祀之助凡有願欲恩意周徧僮僕懷其

德閭并感其惠愛戴如父母孺人常曰生同室死同穴配匹之義也夫死獨全苟也又曰人之死也毀傷父母身髮或飲藥變形非孝也至己巳冬公寢疾將革公自知不起序于孫宗族侑酒告訣或有悲泣不自勝者孺人曰死生命耳爾毋驚擾以亂將死之心招僉樞公所後孫申戒以奉先持己之方庚午元朝獨入室中抱枕塞兌絕視聽閉呼吸勺水不入口五日冥然而逝公則己前一日亾矣壽六十四附公于清州墨坊山負艮原喪之日村媪巷女奔走來哭曰賢夫人亾矣及葬送鞠者闐咽街達以百數一男露

五女季適尹元喆餘皆天內外孫曾若干在公墓表余晚與孺人子若孫遊槩聞孺人懿行及姪子之女爲孺人孫婦則有通家之好而尤得其詳孺人稟質溫淑德性慈惠愛敬貫徹於神明誠信感孚於宗鄰己行而孝不衰於私親十年奉養于家鞠躬殫誠無一日之或怠生事葬祭皆能以禮可謂終身之慕而考終之必擇其所即遷居正寢之意又何等明識偉見也且從古烈行必忘其身而爲之然後謂之至行然或喪亾而不勝哀或患難而同死生取辦於一時者自多有之孺人則平日素講己決下從之計又存

毀傷不孝之戒及夫子疾病而不與家人同其憂違從容就盡全而歸之而其亾也只爭戍寅之間烈烈之貞孝行於其中此則今古一人而已嗟乎叔季混淆牴牾之反覆平居讀書談義理者滔滔乎喪倫敗義孺人能於女紅粉脂之中全皇降之衷惇天叙之典其扶植世教大矣若使劉宗正見之必能闡發潛光載之冊書以詔來後世無其人可惜也已一鄉人士感孺人孝敬三百餘人相率聞于官轉上于使者孺人聞而駭之責其子曰爾不能止此議者毋謂余母也鄉人益服其懿亟寢之亦可見孺人謙德之一段而敦宗愛人恤窮好施在餘人豈不爲種種徽範以孺人則特細行耳茲謹撮其椶槩以俟財擇焉甲申天中屏溪尹鳳九謹狀



屏溪先生集卷之五十九

屏溪先生集卷之六十目錄

家狀

皇考倉守府君家狀

行錄

孺人朴氏行錄

遺事

外舅濟州牧使朴公

星錫

遺事

應教趙公

尚健

遺事

傳

戶長嚴興道傳

屏溪先生集卷之六十

家狀

皇考倉守府君家狀 已亥

府君諱明運字汝會吾尹以高麗太師諱莘達為鼻  
 祖而太師居坡平仍系籍坡平五世而有侍中諱瓘  
 以德業致大名其後九世世大官有諱坤事 太宗  
 榮佐命功臣官吏曹判書封坡平君實始仕我 朝  
 簪裾蟬聯至六代諱仁涵號竹齋以詞章擅當世早  
 登第歷玉堂南牀官參判於府君為高祖也參判生  
 典籍 贈承旨諱弘立承旨生進士 贈參判諱惟

健兩世值光海昏亂出郊門躬耕篤學不仕考諱飛  
卿事 孝 顯兩朝暨我 睿聖當宁官至戶曹參  
判始善道諸凶構禍斯文誣宋文正謂卑主貳宗公  
居言地以爲誣人以逆當反坐主按律議當時以直  
言稱妣李氏佐郎九淵女牧隱之後聰明強記略通  
經史如詩孟或盡卷成誦至辨論古今得失其不中  
理者鮮矣乙巳春參判公居母憂火發殯宇夫人意  
禍及存沒赴焰救之竟灼爛而卒有司以 聞旌其  
閩府君以 崇禎後壬午十二月十三日亥時生焉  
生有美質及長與伯氏眞寶公明遇受業於允齋宋

先生門儕友咸與焉 上之元年乙卯宋先生爲鑄  
黨所捏方北謫與伯氏公從士友百許人出將于國  
東郊伯氏疾遽革復于驛官携櫬不敢入國門止旅  
舍自斂飾之節以至供奠之細率躬親檢視無小遺  
嗥呼如不欲生雖孝子之瞿瞿皇皇殆不逾矣先生  
自北而南遷禍將不測門人宋尚敏進論禮冊子大  
忤羣凶竟死桁楊暴屍金吾門三日府君實與聞冊  
子事不忍其無人收斂與尹公以健脫屍於山谷間  
以斂瘞之庚申朝廷命薦才行士判書李公弘淵以  
府君應之冬丁參判公憂旣葬畢守廬西郊喪祭一

用禮式先是尹宣舉之子拯黨鑄甚難視師門至是伺機闖發誣先生無忌憚府君與拯爲近宗兼有世好惡其背師無狀絕其舊與韓公聖輔諸人陳疏辨斥之甲子春掌銓者以部官職繁人微不堪事事請於上擇任名家子即以府君充北部郎儕友爲府君恥之多勸其不仕者府君笑曰官無燥濕皆可以盡職况吾本世祿之人不以高蹈自處今以官不華而棄之無義也遂從仕焉數月有不得於長官府君曰此可以去即棄之秋叙拜 崇陵寢郎丁卯陞繕工奉事戊辰春 上拜章陵橋梁不治有拿 命其

事實該同宋府君不欲委罪於人而自免焉居銓者淡知其非罪即除司圍署別檢以直之未幾時事大變 聖母遷私第兩賢黜聖廡凶徒之構罪宋先生日益急府君歎曰此豈仕宦時耶亟申狀不仕即就同門疏會與李執義箕洪諸公陳疏暴寃 上怒益淡先生竟被後 命府君遂同諸生伏闕門號哭蓋用己卯故事也吏曹承 上命書啓不仕諸人 上特舉府君名教曰曾前不仕之類雖不可一一追論至於某則不仕翌日旋參於李箕疇李執義初名之疏名在初頭其不仕之顯顯有意可知輕蔑朝廷之罪不

可不從重科斷以爲懲一勸百之地拿問蓋是時希  
賊母舅尹姓者起於賈豎與府君爲官一署府君之  
不仕蓋亦鄙其作僚其徒以此嫌之至是遽有此事  
而拿問之 命獨及於府君人莫不危之及勘律乃  
徒年也舊例許近畿自願定配賊黯時判金吾沮不  
可曰 上怒方深其以中道定配地府君家世素孤  
窮無一隴土可依投李公垓叔固賢豪人也先已棄  
官歸海美鄉廬移書府君曰於我乎館朋友義也君  
其館我府君遂以海謫焉明年夏蒙 宥時宋先生  
靈几在蘇堤舊廬始往哭之世禍之後士友多落南

湖海之間倭一水南北矣與數四會意者興至覓酒  
相呼喚八伽椰上丹邱或徜徉數日北望意悄悄不  
樂不欲復渡漢水而寄寓非久計辛未春搬還舊第  
先時府君之謫也季氏直長公明遠居同舍不忍其  
遠離掇眷隨之住隔溪數喚而近日與往復及歸不  
先後焉雖在患難而其相友愛如此甲戌四月 上  
悔前之爲克返 坤位追復宋先生官爵召還舊臣  
府君以筵臣言首蒙 恩叙是月 除 宣陵齋郎  
時朝廷雖大更張當路皆拯之舊黨以府君之公議  
所誦故不得不檢舉而至寢郎之復踐則士論咸惜

屏溪集 卷之六十一  
之丙子冬國家以大臣禮改葬宋先生府君與季氏  
公赴哭焉序陞濟用監奉事司宰監直長己卯由內  
資主簿旋移禁府都事庚辰夏出爲新寧縣監民新  
經大飢疫蕭然如兵燹後府君至曰如人大病纔祛  
惟安養可蘇爲政主簡靜無擾又曰民固赤子而吏  
亦人也惟威明以莅之俾不至害民而已虐之則不  
可又曰世之蠲正賦以干譽者固不可若爲民怨之  
甚者亦不可不恤縣自大飢後糶簿之逋欠者殊多  
不忍徵及鄰族捐俸聚近千斛穀充舊逋而取案火  
之歲時具米肉賜境之老人嘗於春和邀七十五歲

以上男女七十人於縣館盛設宴以禮之訪家貧無  
以嫁娶者助資俾不失時學子與武士各以所業程  
督月終課其最賞之以爲勸縣東數區旱鹵廢耕實  
倣南康興水利之政爲築池使其民食其利邑需舊  
例靠官吏賢直不及其半府君以爲爲官而脅徵於  
吏吏不取之民將何出乃悉心規度設廳需用而罷  
勒買之規及瓜歸民無老少爭道遠將曰賢太守去  
矣莫不咨嗟涕泣遂立生祠以生朝吏民上下咸集  
祠庭用薦牛酒適有 朝禁更勒大石以思之庚寅  
復入金吾尋移掌隸院司議壬辰 除江華經歷適

復仍前任人不赴遞付掌苑署別提旋陞尚衣院僉  
正移廣興倉守丙申滿解丁酉拜司宰監僉正戊戌  
八月十四日寢疾于司醞署之僑舍遂以十七日卒  
享年七十七間閏月得九月十五日而葬于交河治  
南支石村坐丁原蓋新卜也嗚呼痛哉府君稟性和  
粹宅心安靜規模淡素簡慎對人寡言語臨事少計  
較絕無虛誇浮浪之習忿厲殘暴之容其處家莅官  
人初不以爲奇而久則未嘗不心誠悅服嘗有人爲  
官於府君之鄰治其父戒之曰每事必就議尹某庶  
幾寡過其平日見服於人者於此亦可見矣與季氏

及伯氏子鳳儀終世同居隆洽之樂人不得間焉以  
至妯娌相慕愛童僕相和好無囂訟之風爭析之言  
蓋其推之身而行之家者如此事官長極恭信待賓  
僚務和易轉歷外內咸得其歡心至於吏民俱便安  
之其所以依仰恩澤者無異孩提之懷哺及府君之  
卒新之民士咸與議曰尹侯之歿豈無崇報之禮就  
舊祠牌于祀以春秋其誠信之政人之不能忘如此  
操行不至刻苦而惰慢不設於宴安之時諧謔不及  
於到爾之友家事屢空而口不出求乞之言仕路甚  
賒而心不萌怨尤之意於其外物奉身者泊然無所

入於其心雖文房之需一無營辦至老年寢疾若饗風虐寒子弟欲設屏障則輒不許曰平生不曾占此便宜豈可以老病而安於此耶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而至其義理之分去就之際截然有人不敢干者當己已禍作外舅李公慶昌謂府君曰爲貧之仕不可不念而目前之禍機方煽何至自蹈府君笑曰仕固有爲貧禍亦人所惡然時不可從仕則貧豈足顧也義不可苟免則禍亦豈所恤哉李公歎其有守卽不復言府君嘗以爲吾年至而不能止尙此潦倒末宦者只爲貧也白首從仕豈素計耶及鳳九爲

養得縣則府君喜發於色曰吾其休矣居數日遽罹此罔極之慟嗚呼痛矣不肖輩不能幹家承意使平生雅計屈而不伸此莫非不孝無狀有以上累之也其罪苦殞刻雖滅死尤何以忘之哉初娶全州李氏廣平大君之後持平時齎之女舉一男鳳輝進士直長繼娶和順崔氏左尹遠之曾孫學生爾巖之女舉二男鳳威鳳夔三娶完山李氏 恭靖大王之後其考卽李公慶昌舉二男一女鳳九進士縣監鳳五進士申暉其婿也鳳輝側出二男心海心浩鳳威三男心雄餘幼鳳夔一男心泳二女幼鳳九一男鳳五一



屏溪集 卷之六  
男二女申暎一女皆幼心雄一男亦幼鳳夔後府君  
八月即亾二令人葬於坡州泉峴鳴鶴山之東負酉  
之原嗚呼弟姪同居婦女婢僕亦皆和洽則其在家  
者可知解縣幾二十年民之懷之者愈久愈深至於  
祠祀以報則其在官者可知若利義禍福之判雖世  
所稱自好者及到手頭勦顛錯殆不能自立而觀  
於此舅甥間酬答則亦可知自守之確矣况其中間  
廢起實與宋先生同其伸屈於此數者足以定府君  
之平生矣不肖等竊懼世代稍降事蹟寢失敢狀世  
系踐歷與言行之耳目所及者以請于當世之立言

君子伏惟財之昔宋先生狀金文元先生而慎齋先  
生曰或有溢辭耶師承之義不可不誠以宋先生筆  
削之嚴寧或不誠而慎齋之謹於垂後文字者殆無  
所不用其極矣不肖雖無狀亦謹聞此義父師之所  
尊敬一也今於序次之際不敢不兢兢自謂無一辭  
侵過否者不但得罪於慎齋亦不免誣吾先君子覽  
者并垂察焉 崇禎甲申後七十六年己亥十一月  
日不肖孤鳳九拔血謹書

行錄

孺人朴氏行錄

己酉

向余爲朴丈君錫書其子溯源行錄之後溯源孝子也後數年又錄其女子子之爲宋氏婦者事行泣語余曰不佞罪積而老不死四歲喪子與女慟毒不欲生况是女之死也不獨傷其死其成就人所難爲者不忍泯滅無傳老父死其誰肯以此道之非子之筆又誰能不朽之哉子其以書溯源者於此更賜一語以塞余無窮之悲鳳九聞其死怛如也且其之志之行潔靜貞苦有足以無媿辭者不敢以陋劣辭嗚呼死固難矣而從容就死爲尤難蓋一時判命猶可以血氣爲從容就死非理明心定不可得孺人之死其

可謂尤難者矣嗚呼其志之貞行之苦也孺人生於崇禎後再丙子月日甲午于歸宋氏丙午哭所天僂欲自決下從夫黨使衆女僕守之且父母藉其兩男子在累書譬之兩兒忽相繼夭則兩家謂必不保其扶持之者益勤孺人處之反若尋常人其意蓋有存也一日泣訴其夫之兄行源取其子而嗣之有二女長十一歲次生纔三四朔矣送之父母所以書遺父母曰女子遠父母兄弟而又不得奉侍舅姑畢竟喪夫哭子此身靡依一死何惜苟延至此者只爲立夫之後耳今夫嗣已定死亦無恨父母好在好在又貽

屏溪集卷之六十一  
其女書曰汝須慎疾病飭女行在家與所後嫻情意  
篤至適人必敬必戒克宜家室又曰離汝送於遠者  
豈吾所可忍者欲使汝不在吾傍以儻自決也然不  
復見汝輩顏貌我心慘毒水漿不入口者殆十餘日  
而不死又毒于酒而飲之終不得死竟自縊焉實丁  
未三月十三日也其縊之之易死也初非不知猶絕  
食或飲毒者其志不欲毀體也嗚呼志一定而三年  
如一日中間立嗣送女區處家事極精詳終辦一死  
而其裁度事宜從容能若此非義理明乎內其精詳  
從容固何能如此而非志之貞行之苦又何以就此

耶孺人年十二三時見列女傳掩卷自笑曰此固人  
當然底事但人自不能爲所當爲故其爲所當爲者  
若別樣人事耳其所見得而自期之者自兒時已如  
此矣余旣書之溯源矣孺人之家世以行誼著於東  
曾祖執義公諱承休從祖 贈持平諱相胃皆以孝  
聞溯源之篤孝如彼而孺人之貞烈又如此豈非朴  
氏之家傳然耶男豐而女齋此理之常然其得之秉  
彝者不以豐齋而有間則孺人可謂不失性初之本  
然矣孺人丈夫圭庵宋先生六世孫九庵先生族孫  
是知孺人之爲其婦也宜無媿也其丈夫名巨源察

訪諱夏錫子也其所後男名 相朴文考摠管諱新  
胃 崇禎甲申後己酉三月日坡平尹鳳九書

遺事

外舅濟州牧使朴公遺事

十一條 ○ 戊申

公以爲男兒得志當世則立名樹業無間文武而况  
今南漢以來義不可忘干戈欲就弓馬從事祖母南  
夫人金源金相國外孫女勸之曰丈夫固當從吾所  
好而此兒勇略絕倫不可一例局之於佔畢公於射  
不習而能之始射三箇月而登第云

公一日赴射場諸長老看期三百註有通不去處曰

某必了解即招公授之曰汝看此可解剝否公一看  
訖說之淺淡無遺蘊長老皆驚歎曰可惜使汝投筆  
也

公丙辰登武科清城金公在精抄營以軍校招公公  
歸藍浦海曲曰此非士大夫染迹京輦時也不赴至  
庚申變化文谷金公以備邊郎招之公曰此可以仕  
矣既就仕文谷清城皆以備司文簿委公至於老峯  
閱公則不許公頃刻離座側有軍國事無小大必咨  
議公公有可否無相棄違歷宣傳訓院摠府及軍營  
郎廳而備郎則常帶蓋諸大人重公而不遞故也諸

屏溪集卷之六十一  
公以公爲可大用交口登薦不次擢用及至壬戌陞  
堂上資自始仕計僅十八箇月矣

壬戌張吉山賊掠西民甚爲國家憂文谷特薦公爲  
昌城府使蓋以昌城新陞防禦使而以公授之也辭  
陞 肅宗引見謂 筵臣曰此人可屬大事當一面  
也

監司以昌城民乞留狀請加一年及遞由內禁將卽  
除全羅左水使以驟陞臺啓請遞旋拜瑞興縣監己  
巳春遭縣監公喪憂除嘅傷時事無意仕宦守鄉廬  
以課農桑爲業乙亥丁南夫人喪承重居憂戊寅服

闕 除通津府使以事遞連辟在軍門辛巳 除濟

州牧使以非罪遭彈劾罷優閒於江湖間者數年甲  
申以通津時微旨就理徒配公州乙酉放歸湖庄丙  
戌敘拜長興府使戊子遞歸己丑復 除全羅左水  
使二十四年而重任前踐此亦竟不得赴以是年十  
一月十三日卒于旅邸距公生庚寅僅六十歲以公  
之地望才具發身弓馬其屈而不伸者豈非命耶  
丙寅從南相國九萬赴燕至遼有詩曰月白遼西夜  
風高薊北秋男兒無限意曠目視旄頭時吳道一以  
舍人充書狀詩酒凌駕一世公同行萬里不與交一

語一日吳為至公所曰吾以一例武夫視令公幾失之矣因誦公遼東絕句曰此非吾輩可得到也

辛巳冬誣蠱獄起 肅廟特送金吾郎拿希賊於濟

州棘中賊裝有小冊子名曰報恩錄書若干人姓名

下錄所遺物件末端越白張亦書公名音同而字異

名下亦無所遺物件及至鞠廳李持平東彥啓削冊

中人而 允之蓋公性行慷慨激切不但於此等處

峻其防限公之入濟不滿意而希賊被拿雖平日情

好者未暇遺問而况以公之峻正規模何可汲汲遺

問於國讎之希賊耶蓋金吾郎還次候風館得順風

而船不發公怪而問之都事與書吏伴儻輩皆奸邑

妓溺不發船公不覺駭憤即令點考諸妓其闕點者

推之則果在候風所即使人捉還翌曉金吾郎果發

而一行人不勝其憤恨云其越張所錄必其下輩之

所添書者至是嘗知公者莫不為公冤惜甲申大諫

李喜茂 筵白於 上曰問遺惡逆固宜論罪而朴

某其冊中越張所錄者也希載之所以別書者未知

何意而既無饋之語且到任未多日希賊即拿來實

無問遺之暇而混淪被罪外議皆為稱冤李持平東

彥亦入 筵席以其所聞於外議者陳白之仍得解

錮聞者快之

己卯冬余在甥館一日公謂余曰聞前秋監試君只呈初場不呈終場然否曰然曰聞長老以終場所作要君寫呈君固辭終不肯然否曰詩則雖拙吾能之而終場不會用工非吾作而借呈非士子之道故不肯從耳公曰以吾子妻之君者蓋聞此而奇之也此乃孟子所謂羞惡之心擴充得去則本善之良心用之有餘爲聖爲賢亦在此矣君須勉之余於其時亦不無警發於斯語者後來點檢雖有善端之發而多不能擴而充之則每思公此言未嘗不媿汗也

余見公閒居嘗讀周易平生無武弁相從者嘗謂余曰世人不知我而以我不曾干謁權門不從遊武弁謂我驕武我豈驕乎哉昔我出入於尤翁及老峯文谷諸公門諸大人皆不以我鄙雖軍國事許我可否當是時實有知我之樂矣滄桑一變諸公皆亾環顧朝端實無與可語時務而雖或可語者既不我知則我豈暮年曳裾以自售耶武弁則尤無可人滔滔鄙夫惟知以利相逐逐矣吾當閉吾戶讀吾書豈可涉迹於其間哉

公於星象堪輿卜筮筮數之類無不精淡而如太乙

奇門遯甲之法亦皆通曉以一二事言之己未年間  
流寓藍浦語一家人曰近觀星象燕京有大喪俄聞  
有康熙后喪壬戌赴昌城曉過中和道中仰見賊星  
犯帝座不覺驚凜即又退滅公意以爲雖有逆變而  
不至憂矣以語伴行人不久有許靈之獄焉又有一  
知舊將舉室而船往海州公曰再明當有大風掀海  
君舟行再明前不能到達須差待三兩日可也其人  
曰既已卜日不可改矣公笑曰擇日者欲爲行李之  
安吉此則行李將大驚恐擇如此日何爲君以吾爲  
妄言耶其人不聽而去及至喬桐前洋大風猝發帆

檣皆摧折船幾覆者累矣幸得小嶼而僅得生焉此  
等說親見聞者傳于余

老峯閔相公常謂朴某屈伸當占世道污隆

閔尚書鎮厚嘗許公可用公歿之翌年國家以海寇  
爲虞多所設施閔公對人嗟惜曰憂虞若此而人物  
眇然益歎朴某之不在也云

應教趙公尚健遺事

昔在乙酉余與李台汝五諸友攻業於道峯書院時  
公以有司具酒出來共話語及時事公曰我國黨論  
分而又分無可以偕之大道終將與國偕亾耶余曰



屏溪集卷之六  
在上者不能爲爾豈無打破朋黨之道也汝五曰此不知之言也我朝黨論前古所無各自爲是已爲三四代世守之論其誰打破余曰南西老少雖各自謂我是彼非自知者而觀之其中自有真邪正真是非在上者明知其真是真正者而扶以進之其真非真邪者而斥以遠之其餘隨從之類隨才收用以示一定不撓之意則此正聖人舉直錯枉之道豈無大易革面從善之理也汝五曰君雖自處以正與是而其言如此南少之言亦自如此渠輩則欲使西老革面以從之此都成不得之說也余曰是非者天理也

以俗見而泛論則似成不得而其實則凡分黨之論本無兩是兩非之理栗谷爲西人領袖尤翁爲老論領袖栗尤之爲真君子明矣其相反者真小人也由此而扶抑則自有消長之道矣汝五曰君以栗尤爲君子南少其亦以栗尤爲君子而自甘革面耶此不過黨論之益激而已無可奈何矣公曰汝五之言不能脫黨論色目而言也彼此雖各自謂此君子而彼小人其中實有真君子真小人瑞膺是非者天理云者誠然天理不可誣在上而操造化之柄者明知其真偽進其真君子而斥其真小人則此正聖人扶陽

抑陰之道而洪範之平平蕩蕩本於建極者不過如此也汝五之說終非大觀之論也仍曰非無此理而不能焉爲此一翻一覆終歸於無是無非何能打破己痼之朋黨耶此吾所以謂與國偕亾者也  
吾從氏太學士公與公周旋贊關者最久常曰趙子以真士類也世之自謂士論者其能真知而自守如子以者鮮矣

丙申夏公以正言疏斥尼尹時臺 啓請竄公出居城外余往見於蕩春臺語公曰老兄 啓辭中禍福趨避心迹可見甲子以後疏斥尼尹者何限而此語

始見於老兄矣公笑曰惟君知其裏面實事故有此言所謂士論儕友皆不能覩到此矣  
公家世士類性又恬雅清踈生長城裏芬華之地言行絕無俗士之習雖不挾冊函文以問學自任然心之所存則自期者不淺及其立朝則每恨生不及於靜庵之己卯尤翁之己亥奔走下風以效涓埃若使公終能有爲則豈無可觀惜乎年未及中身通籍未十年先己逝矣知公者莫不悲公之志也  
傳

戶長嚴興道傳

戶長姓嚴名興道寧越郡人戶長邑吏之首稱也其先無徵不傳焉 端宗大王三年乙亥遜位明年丙子居于寧越又明年丁丑卒被禍禍作興道走街市號哭斂棺以營葬其族人爲興道懼興道曰爲善被禍誠甘樂之噫其偉矣或曰 王自盡暴於外邑宰及從人亦莫敢收斂興道卽臨哭之蓋當是時姦諛堵立有事於 王者輒立殺以威之邑宰而食於王者從人而私於 王者皆不能委命於變故之際興道以一郡吏曾無食君之義又非有私昵之恩終能蹈白刃如坦道不失致命之義儻所謂捨生而取

義者非耶又曰興道恐有異論卽葬之其量時審勢見之明慮之深能若是則彼義烈之卓卓實非一時慷慨卒乍間偶然而成就者尤豈不爲世教重者耶後二百十四年我 顯廟戊申也尤齋宋先生進言於 筵席曰衰世尤當崇尚節義請官興道之後以作世道勸 上許之訪問其子孫則無有豈天道無知者耶此何理哉然人之血屬或絕或嗣而其有嗣屬者亦或至累世而絕焉興道之名將與山嶽並高日星並昭傳萬世無窮矣天之與善人者至此而不可謂不厚也至 肅廟乙丑士林詢謀臆食於六臣

祠而宋先生又特筆記其事以下邑驚吏得與六忠  
臣而血食一祠其光耀身後者果何如也今者王  
之位號已復陵崗之象設煥然若使當時不有興  
道收斂而葬之者雖百年之公議已定欲伸神人之  
冤鬱將無地封一抔矣其志節之凜然者既不枉六  
臣之下而爲端宗今日之地則或謂之有過焉非  
誣也由是觀之貴賤雖殊同享一祠豈有歉之哉雖  
然不有宋先生表章而筵請之則其何能引重而  
至享於六臣祠也不有特筆之記其事則又惡能傳  
之來世而不朽之哉是知興道之得先生其與唐衛

士之遇晦翁同其幸而先生之於此眷眷亦晦翁傷  
世之意悲夫

坡平尹鳳九曰世衰道微人心陷溺今之爲士者平  
居讀書談義理臨小利害棄義失身無難也其視興  
道何如哉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若興道者可謂  
不失其則者也

肅廟時府使任侯震元閱舊籍得戶長籍推及累  
籍戶長後五世而有應坦應平應一以騎兵逃不  
復知其所在矣嗚呼盧仝不過一世奇士而韓文  
公謂之十世當宥之有罪猶可宥之况戶長之所

成如彼而使其後五世而不得免於賤役以至於  
不保其舊居則 聖考官其後之盛意終亦無可  
施之地此豈可以獎來後勸一世哉吁可傷也三  
應之後必有繼其世者諸邑之爲宰者若於姓嚴  
之籍溯而求之庶幾有可推之道而孰肯留意之  
者

肅廟戊寅封 陵後因 筵臣陳白 贈戶長工

曹佐郎

今上丙午李公櫓爲 莊陵齋郎慨然慕戶長之  
義而求其事迹欲立石於其墓使樵童牧豎皆知

爲戶長之墓事力有不逮者時參判尹公陽來適  
斥補本邑樂與成事遂伐石刻銘置守塚二人爲  
文以祭之

李公余之內舅也一日以嚴戶長事實托之俾  
余立傳余尋常慨嚮於戶長矣不敢以不文辭  
內舅又以此三段寄示而傳則篇已圓矣不可  
攬入追記其事茲附之傳後時 崇禎甲申後  
再丁未八月日也

屏溪先生集卷之六十終

